

盛京轶闻

王鸿宾 卞直甫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盛京轶闻

王鸿宾卞直甫著
吉林文史出版社



女子学院 00094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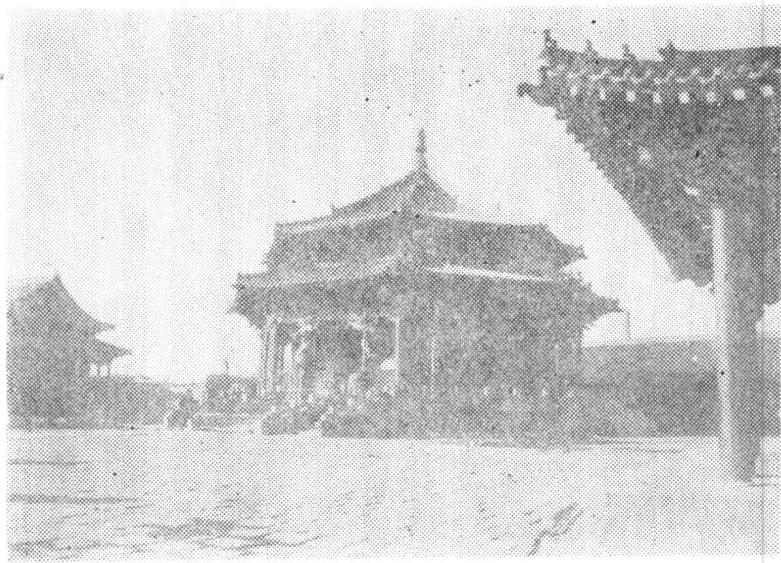
Sheng jing Yi wen
盛京轶闻

王鸿宾 卞直甫 著

责任编辑：尚尔元

封面设计：姜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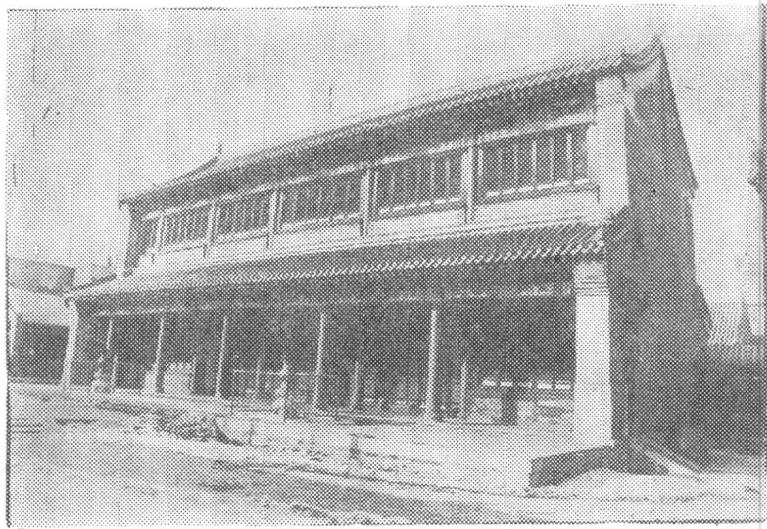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0.125印张 9插页 235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1988年2月第1版 1988年2月第1次印刷
通辽教育印刷厂印刷 印数：1—3 200册 定价：3.10元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ISBN7—80528—022—3/K·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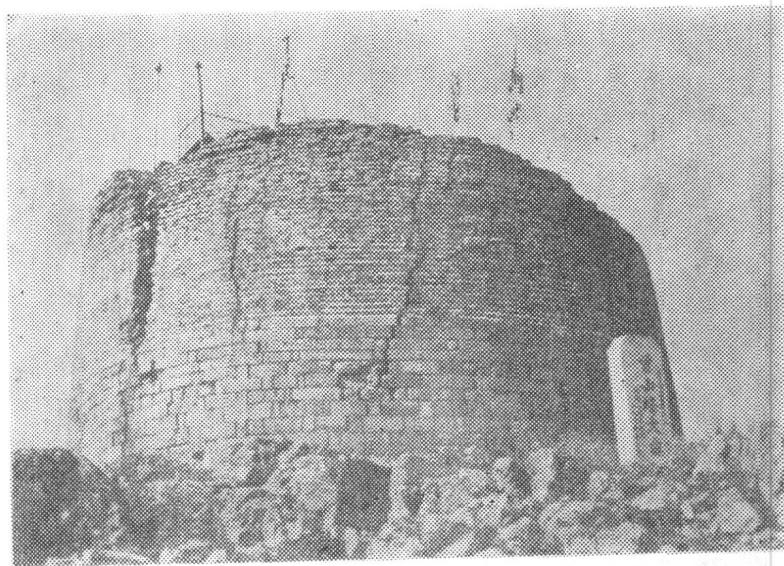
盛京故宫的大政殿



宁远州（兴城）的祖氏牌坊



盛京的文溯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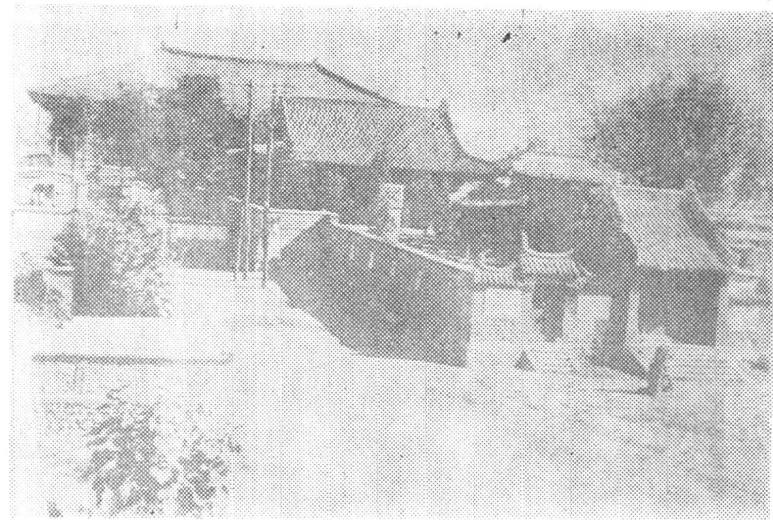
三首山上的烽火台



盛京故宫的清宁宫



闾山名胜望海寺



义县奉国寺全景



宁远州(兴城)古城

前　　言

盛京是清王朝入关前的首都。这里早在辽、金以前称为沈州，元代设沈阳路，明代设沈阳中卫，一直是东北军事战略要地，也是人才荟萃，铁闻掌故弥足之地。1625年（后金天命十年），后金王朝从辽阳迁都于此，并在这里修筑城池，营建宫殿，很快发展为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1634年（后金天聪八年），皇太极正式命名为“天眷盛京”。盛京从此开始了它的新纪元。

1644年（清顺治元年），清王朝迁都北京，盛京遂改为陪都。但清朝政府却把它当为“龙兴重地”加以保护，因此，它一直享有盛名而未衰。清政府在这里设有五部官员，并先后派出盛京将军、宁古塔将军和黑龙江将军镇守。盛京是东北的首府，其统辖之地极为广阔。这里不仅是清王朝先祖陵寝所在之地，而且也是清王朝根基的大后方，资源丰富，历史悠久；这里的各族人民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和智慧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同时，盛京各族人民在同自然界和对敌斗争中也谱写了光辉的史诗，可谓正史卷帙如毛，裨官野乘浩繁，史载至备。

《盛京轶闻》这部小书，是作者费尽几年星霜，取途广博，多为“正史”所不取，野史所不录的轶闻轶事，无论是时人传闻、口碑掌故、官私文书、东西载记，都予以搜罗剔抉，因而是书内容丰赡，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不仅对清史研究大有裨益，

而且也激发人们爱国主义情操。

《盛京轶闻》一书，既不是历史专著，也不是一般的资料汇编，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增进人们文、史、地知识的类书。它具有科学性、知识性和可读性的特点。本书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毫无讳饰地阐述历史轶闻轶事，并寓新义于其中；力求从为数甚多的传闻中，去粗取精，摒弃荒诞无稽之谈，立足于科学说明；对于每一专题的内容，除对其主题着重论述之外，还要旁及其他有关知识，力求旁征博引，以扩大读者的视野；此外，语言文字力求达到简明扼要，通俗易懂，生动活泼，雅俗共赏。

盛京历史悠久，轶闻轶事甚多，稍加钩稽，便垂手可拾，由于篇幅所限，仅选三十八篇，约二十万字，奉献读者。但因编者水平有限，讹误之处甚多，广乞大方之家是正。

编 者

1987年1月10日



作者简历：

王鸿宾，汉族，原籍山东济南，1929年生。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前后曾在辽宁大学、沈阳师范学院任教，现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第一副总编辑、副编审、辽宁省历史学会副理事长、辽宁省政协文史研究委员会委员。著有《中国古代科学家》、《孙中山先生的故事》、《马占山》、《沈阳史话》及标点《奉天通志》等著作多种。

卞直甫，汉族，辽宁沈阳人，1935年生。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现任辽宁社会科学院《社会科学辑刊》历史编辑室主任、副研究员。合著有《东北抗日义勇军史》，撰写论文有《东北抗日义勇军失败原因初探》、《抗日英雄苗可秀事略》、《张学良将军与东北抗日义勇军》等20余篇。

● 责任编辑：尚尔元 封面设计：姜凡

目 录

前言	(1)
盛京都城琐闻	(1)
辽东马市贸易	(11)
萨满教的衍变	(20)
“老罕王”与“邓大人庙”	(27)
多妻多子多是非	(34)
范文程降清始末	(41)
萨尔浒古战场	(49)
满族风习的传说	(55)
盛京城外大边墙	(61)
抚顺城与李永芳降清	(67)
李成梁的牌坊	(75)
三首山下的轶闻	(83)
祖大寿兄弟与石坊	(93)
清初的“汗位”攘夺	(101)
博尔济吉特氏下嫁	(109)
一腔热血洒空门	(117)
盛京八关九门的故事	(126)
沈阳皇寺的变迁	(133)
柳条边	(142)

道教古刹太清宫	(151)
康熙“东巡”	(160)
盛京的牧厂与围场	(169)
山庄览胜话当年	(175)
乾隆皇帝游闾山	(184)
文溯阁与《四库全书》	(194)
盛京土风杂咏唱和诗	(202)
压倒三江王尔烈	(212)
盛京三大温泉	(220)
奉国寺内故事多	(227)
唱和动植物十二种	(235)
盛京“三宝”	(246)
高句丽古墓及好太王碑	(256)
东北“绿林”的由来	(265)
“牛庄”开埠与营口的今昔	(273)
瑞应寺及其他	(281)
左宝贵的传闻	(292)
袁金铠的“节烈观”	(300)
包打洋人杜立三	(307)

盛京都城琐闻

盛京不是一开始就是后金的都城，也不是努尔哈赤从东京辽阳迁都沈阳而命名的。1625年（后金天命十年），努尔哈赤迁都的当时，沈阳虽然变成了后金的都城，名称并没有变动。1626年（后金天命十一年）9月，皇太极“登极”，继承了后金的皇位。1634年（后金天聪八年），在后金经济、政治、军事势力急骤发展中，为了提高帝王的驻跸地沈阳的地位和声望，遂把沈阳“升入盛京”^①。从此，盛京的声望日隆，很快发展成为后金统治的政治、经济、军事等中心了。

后金统治阶级原本出身于狩猎和游牧民族，居无定栖，到处为家，因此，对于根据地，或统治中心都城的作用，确实有一个漫长的认识过程。努尔哈赤于1583年（明万历十一年）5月起兵，他的第一个根据地是费阿拉城，它东依鸡鸣山，西偎烟筒山，位于苏克素浒河支流加哈河与首里口河之间河谷平原之台地上，是一块狭小的地方。据《清太祖实录》记载，“丁亥年（1587年，明万历十五年），太祖于首里口、虎拦哈达（即烟筒山）下，东南二道——一名夹哈，一名首里，夹河中一平山，筑城三层，启建楼台”^②。努尔哈赤在这里居住了16年，统一建州，吞并哈达部，创建军队，并着手制定满文。

① 《嘉庆重修一统志》卷五九。

② 《清太祖实录》。

费阿拉，即今新宾县的旧老城，满语又名虎拦哈达，意为烟筒山。其规模据当时朝鲜使者申忠一亲眼所见：“外城周仅十里。内城周二马场许（约四里）。外城先以石筑，上数三尺许，次布椽木，又以石筑。上数三尺，又布椽木，如是而终。高可十余尺，内外皆以粘泥涂之，无雉堞、射台、隔台、壕子。外城门以木板为之，又无锁钥。门闭后，以木横张，如我国（朝鲜）将军木之制。上设敌楼，盖之以草。内城门与外城同，而无门楼。内城之筑，亦同外城，而有雉堞与隔台。自东门过南门至西门，城上设候望板屋，而无上盖，设梯上下。内城又设木栅，栅内奴酋（努尔哈赤）居之。内城中胡家百余，外城中胡家才三百余。外城外四面，胡家四百余。内城中，亲近族类居之。外城中，诸将及族党居之。外城外居生者，皆军人云。外城下底，广可四、五尺，上可一、二尺。内城下底，广可七八尺，上广同。”^①可见其规模之大。

随着努尔哈赤军事力量的不断增强和政治影响的日益扩大，小小的费阿拉城已容纳不了他的发展势力，遂于1603年（明万历三十一年）从费阿拉城迁往赫图阿拉城。这是后金的第二次迁都。

赫图阿拉城，即今新宾县的老城，位于苏克素浒、加哈二河之间，也是努尔哈赤乃祖居住之地。^②迁都之后，努尔哈赤当时有意于此地作为根据地的中心，并着手扩建。1605年（明万历三十三年）“春三月乙亥朔，上（努尔哈赤）命于赫图阿拉城外，更筑大城环之”^③。这次扩建，显然要比费阿拉城大得多，它因山为城，垒土为郭，三面临水，一面依山。内城周有五里，

① 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

② 《满洲实录》。

③ 《清太祖实录》。

设有南、东、北各一门；外城周有九里，设有南三门、北三门、东二门、西一门。“城高七尺，杂筑土石，或用木植横筑之。城上环置射箭穴窦，状若女墙。木皆用木板。内城居其亲戚，外城居其精悍卒伍。内外见居人家约二万余户。北门外则铁匠居之，专冶铠甲。南门外弓人、箭人居之，专造弧、矢。东门外则有仓廒一区，共计一十八照，每照各七、八间，乃是贮谷之所”^①。由此可见，就其规模来看，仍属防御性的城垣建筑。直到1616年（明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在赫图阿拉称汗，建立后金军事奴隶主政权，“建元天命”，至此，赫图阿拉便成为名符其实的后金都城了。

努尔哈赤在这里居住前后长达16年之久，进行了许多工作，获得辉煌业绩，灭辉发，并乌拉，创八旗，兴屯田，征抚东海女真，降服萨哈连部，发布“七大恨”誓师，并获得萨尔浒大捷，奠定了后金政权政治大业的基础。但从长策久安看来，努尔哈赤不想循旧苟安，在此定居下来。果然在他结束萨尔浒大战之后，从军事力量与明王朝在辽东的军事力量相比较，已达到势均力敌，而且日见优势。为了统一东北，便于向明王朝进攻，早在1619年（后金天命四年）2月，他就曾派有1.5万人往界凡地区运石筑城。3月，萨尔浒大战胜利结束后，他决意再次迁都界凡城，并在那里建衙门，修行宫^②。是年6月，界凡城修竣。

界凡城位于苏克素浒河与浑河之间，又名者片，据记载：“者片城在两河水间，极险阻，城内绝无井泉，以木石杂筑，高可数丈，大小胡家皆在城外水边。”^③在动迁前，努尔哈赤

① 《辽硕画·东夷考》。

② 《满文老档·太祖》第十卷，天命四年六月。

③ 李民寔：《建州见闻录》30页。

遭到诸贝勒大臣的反对，出现了所谓第一次迁都之争。

首先，努尔哈赤提出：“我们现在不必再回都城，修建界凡城和治屋庐以居，可牧马边境，暂不渡浑河，你们意下如何？”

诸贝勒大臣都说：“不如还都好，那里近水草，息马浓阴之下，浴之、饲之，马很快肥壮起来；况且士卒得以归家，还可以有利于治兵打仗。”

努尔哈赤说：“尔等并不全知迁都的利弊，现在正是盛夏，已行兵二十天了。若要还都还得二、三天才能到达，军士由都至各路屯寨，还得三、四天。到了炎热时节，往复远涉，怎能使马强壮？若在界凡，在此地牧马，到八月即可兴师出兵了。”

他终于说服了诸贝勒大臣，“遂驻跸界凡，令军士尽牧马于边”^①。他在这里栖驻了一年零三个月，曾经率师出征，擒介赛，陷铁岭，灭叶赫。但他对此山城并没有扩大建筑，可见仍无有久居之意；也许对巩固根据地的重要性尚没有认识，而是一切行动服从于作战，习惯于人走家搬的游牧生活。不久，再次迁都于距界凡城西10里许的萨尔浒山城^②。

萨尔浒山城，建在萨尔浒山的西北山岗上，筑有内、外两城。内城位于西北角，有东、西两门。外城比内城大4倍，东西长1,500米，南北长约900米。两城均用土石砌成。努尔哈赤率部在这里栖居2年后，1621年（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3月，攻占辽阳重镇之后，努尔哈赤又主张迁都辽阳。不意又遭到因循旧习的贝勒王公的反对，经过又一次的争论，显示了努尔哈赤的远见卓识。他说：“国之所重，在土地、人民，今还师，则辽阳一城，敌且复至，据而固守。周遭百姓，必将逃匿山谷，

①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六，页二十。

② 《清太祖高皇帝实录》卷六，页二十。